

當前全球戰略研究的高度、深度與廣度

The Dimensions of Height, Depth and Width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Strategic Studies

巨克毅 *Chu, Ker-Y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在今日全球化時代下，戰略研究的進程與發展，已從傳統的战略研究階段，朝向全球戰略的研究取向。吾人必須建立「全球意識」觀念，以增進人類安全為基本前提，重新審視當今全球戰略研究的主要內涵。本文試圖從戰略高度、深度與廣度三個層面探討全球戰略的內涵，如此則具有前瞻性意義。就高度而言，本文研究的方向著重在全球資訊科技、太空衛星與太空政策。就深度而言，本文研究的焦點放在「整合—分化」的全球性矛盾、「合作與對抗」的雙重性發展、「普遍與相對」的爭議性思考，以及全球戰略研究的新途徑：批判性安全研究與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就廣度而言，本文

重心以國際間三項主要途徑：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觀點，加以整合分析當前國際情勢。透過全球戰略研究的高度、深度與廣度，希冀提供世界和平與人類安全的一項新的思考方向。

The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studies are turning from traditional facet to global perspectiv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Given the promotion of human security, we have to establish ideas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and re-examine the main contents of global strategic studies. To make sense of prospective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tents of global strategic studi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height, depth and width. First,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height emphasizes the studies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ace satellite and space policy. Second,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depth focuses on the global paradox of integration/fragmentation, dual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confrontation, controversy thinking of universalism/relativism, and the new approaches which include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Copenhagen school. Finally, the dimension of width concerns the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cluding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onism, integrating them to analyz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rough these three dimensions, it hopes to provide a new way to contemplate world peace and human security.

關鍵詞：全球戰略研究、太空戰略、超越戰略、建構戰略、整合性戰略研究

Keywords: global strategic studies, space strategy, hyper-strategy, constructionist strategy, integrated strategic studies

壹、前言

今日人類文明發展已進入到 21 世紀資訊化高科技的變革階段，國際社會正邁入全球化時代。戰略研究的進程與發展，也已從傳統的戰略研究階段，朝向全球戰略的研究取向。過去西方學術界提出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¹，或是國際戰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概念，在今日全球化的發展與格局中，已邁入到新的變革與轉化的關鍵期；正如美國學者加勒特(Banning Garrett)所言：全球化進程已為全球國家創造了一件「戰略緊身衣」(strategic straightjacket)，面對 21 世紀真正的戰略挑戰，所有國家應當利用這件團結全球化行動者的新的戰略緊身衣，共同合作努力。²全球「戰略緊身衣」概念的提出，正說明今日戰略研究必須以「全球視角」審視當前全球安全與問題的出現。

事實上，當前世界各國正身處在全球緊密發展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之內，首先必須要建立「全球意識」的基本觀念。人類發展從早期個人為中心，追求個人利益為主，發展到群體(國家)為中心，追求國家利益，迄今已發展到以人類群體為中心，追求全球人類共同利益的階段。換言之，這是從重視人權(human right)，到國家「主權」(sovereignty)，發展到「球權」(global right)的過程。「球權」概念指的是國際社會共有的權利與利益，其是主權的讓渡，但又保障人權與主權。³是以，今日戰略研究者必須擴大視野，除了重視傳統的「人權」與「主權」觀念外，更要以「球權」作為全球戰略研究的主要內涵。

傳統戰略研究，除了重視單一國家利益外，亦必須符合當前人類共同利

¹ 「大戰略」首先由英國學者李德哈特提出，參見：Basil Liddell-Hart, *The decisive War in History*, (London: Faber Press, 1929), pp.150-151.

² Banning Garrett, "strategic straightjack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in *Strategic Surpris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Edited by Jonathan Pollack,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3)

³ 「球權」概念是大陸學者梁守德先生提出。見其所著，「試論冷戰後國際政治中的主權與球權」，梁守德主編，《國際政治的新階段與新思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年，頁 136。

益，否則必將遭到有識之士的唾棄。例如：美國今日的戰略選擇，採取只講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霸權性戰略模式。⁴並以所謂「先發制人」的戰略手段，企圖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其單方面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及《反彈道飛彈條約》等作為，已形成破壞全球秩序的主要行為者。美國的戰略思維與選擇，往往受到現實主義觀點的影響，只重視單一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然而新現實主義的口號主要是「States are the Subjects, Anarchy is the Condition, Contractarianism is the Solution」，⁵倘若世界各國在無政府秩序之下，只重視自己的安全利益，而不重視國家間的相互制度化合作，則世界依然會陷入戰爭危機之中。

目前西方安全/戰略研究途徑中，已應運而生一種新的「批判性安全研究」觀點。其反對傳統的安全戰略研究只重視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狹隘視角，亦即只以國家作為安全/戰略研究的主要單元；批判性安全研究的重心從主權國家關注轉向對人的關懷，安全/戰略不僅僅局限於特定主權國家，還應該包括人類存在的社會關係和所有的社會。戰略安全研究學者布斯(Ken Booth)指出：「真正的安全只有通過世界人類和集體努力才能獲得，只要人們不被安全所剝奪。」換言之，只有他者安全，自己才能安全。安全取決於相互依存之中。布斯進一步強調：「安全與解放(Emancipation)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解放指的是沒有強權與指令，這才是真正的安全。」⁶所謂「解放」就是追求自主，亦即沒有外來威脅。布斯特別強調：解放是「創造性人道」(inventing humanity)的理論與實踐，其是從偶然結構壓迫中的自由人們的觀點，解放是屬於個人亦是集體的。安全與共同體乃是解放的指導原則。解放形成戰略與抵抗戰術，其提供社會進步，賦予建立共同安全體希望的一種政治。⁷

⁴ 索羅斯(George Soros)著，《美國霸權泡沫化》，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168。

⁵ Hayward Alker, "Emancipation in the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Project", in Ken Booth(e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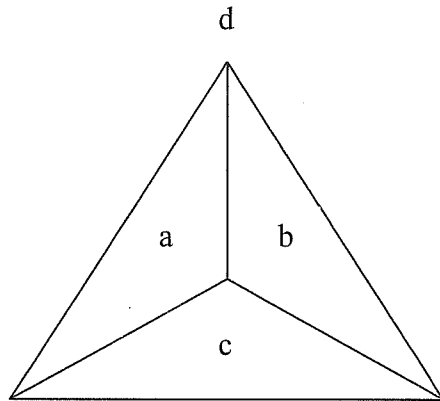
⁶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4, 1991, pp.313-327

⁷ Ken Booth,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p.181-182

準此，今日全球戰略研究必須以新的研究視角與新的觀點，解釋當前世界局勢，不能只以傳統的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或是建構主義觀點來分析，必須整合三者理論觀點，並結合批判性理論思維，共同尋求解釋全球政治發展與戰略情勢，以求全面的深入理解當今世界問題之全貌。本文以下針對當前全球戰略研究的主要內涵，分別就戰略研究的高度，深度與廣度，簡要論述如後，俾能提供認識今日全球戰略發展的一條思考方向。

貳、全球戰略研究的高度分析

當前全球戰略研究必須以一種全球整合性的視角，觀察與思考全球政治與戰略發展，這是一種立體性，高度性與整體性的思維模式，換言之，是以一種立於全球之上的超越性向度，用以觀察思考 21 世紀全球化時化的戰略形勢。⁸ 茲以下列圖示之：



- a：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
- b：自由主義的研究途徑
- c：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
- d：全球整合的研究途徑

⁸ 巨克毅著，〈全球化下國際戰略發展的新思維〉，出自王高成主編，《台灣的戰略未來》，台北：華揚文教公司。2006年5月，頁68-69

上圖 d 點代表以全球性整合的觀點，站在戰略研究的高度，審思全球戰略的發展與全貌。在今日全球化發展時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與進步，已使得冷戰後資訊科技成爲現代高新科技，尤其是結合太空衛星技術的全球資訊化發展，已使得全球各地籠罩在太空衛星資訊的覆蓋與影響之下；全球戰略研究的高度，就是深入瞭解今日高科技與高邊疆太空發展政策與戰略的趨勢，俾能從高度綜觀全局，進一步認識全球人類前途與發展的未來走向。

由於當前世界經歷著一場新的軍事技術革命(MTR, Militar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亦即受到資訊科技的研發影響，其已大幅改變了軍事能力，例如指揮作戰與高精度命中遙遠目標的能力。⁹換言之，透過軍事科技的不斷創新研發，改變了今日全球戰略的發展，以及各國軍事事務革命的內涵。茲就高科技—資訊科技與太空衛星科技的發展，說明全球戰略研究的高度意義。。

一、資訊科技的研發

現代資訊通常是指一種能夠創造價值與進行交換情報、訊息與知識的能力。而資訊科技是指一切有關資訊獲得，檢測、交換、顯示、儲存、處理、傳遞、識別、提取、控制與利用的技術。其主要由資訊基礎科技：微電子、光電子、激光(雷射)、光纖、超導等科技組成；另外則是資訊系統科技則由傳感，通訊與電腦三大技術構成。資訊技術發展運用到軍事戰略領域，即成爲指揮自動化系統(C⁴ISR)，亦即包括指揮、控制、通訊、電腦與情報偵察系統，整合而成爲戰略與戰術指揮控制系統。例如：美國的全球指揮控制系統，屬於戰略指揮自動化系統，它是由許多功能不同的次級系統組成的大系統，下面分布有 10 多個探測預警系統，40 多個通訊系統和 40 多個指揮控制中心。並分爲國家與戰區兩級，主要任務即是保證美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對其全球各地的戰略部隊實施不間斷的指揮。¹⁰資訊科技的創新研發，使得今日全球戰略研究必須「與日俱進」，並應深入理解現代資訊戰爭與電子戰爭的技術發展模式。

⁹ W.S. Caru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Arms Trad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5, 1994。

¹⁰ 參閱：黃宏主編，《世界軍事變革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28-29。

二、太空衛星的研發

當前太空科技是一門高度綜合性技術，自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旅行者」(Sputnik)一號(1957 年 10 月 4 日)，造成全球巨大震動與影響，美國隨後於 1958 年 2 月 1 日發射探險家(Explorer)一號衛星，美蘇兩強展開太空科技發展競賽，不僅在軍事上形成強烈競爭，爾後在氣象、通訊、資源探索上皆有快速進步。隨著火箭技術、電子技術、原子能技術的突飛猛進發展，各種用途的人造衛星，太空梭、太空飛船、洲際飛彈、核子武器等，均已形成太空戰略的主要科技力量。

美國與俄羅斯等國利用衛星定位、導航，將太空科技結合商業與軍事利益，已形成太空科技發展的新里程碑。1994 年美國耗資 200 億美金，經過 16 年的研發努力，正式完成「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共有 24 顆衛星(3 顆為備用)，分佈於高度 17600 公里的 6 條軌道上，其一方面在民間商用上為飛機、船舶、汽車等導航，更在軍事用途上為飛彈指引目標，為陸、海、空三軍戰略與戰術打擊，提供精確的定位與導航數據。目前俄羅斯亦正加緊佈建「格洛納斯」(GloNass)衛星定位系統，其自 1984 年研發以來，至 1994 年完成 12 顆衛星佈署且開始運作，目前(2006 年)則有 17 顆衛星執行工作，預計到 2010 年將完成全部 24 顆衛星佈署，不僅可以開拓民用商業市場，更可完成軍事戰略用途。中國大陸則發展「北斗衛星定位通訊系統」(CNSS)，是目前繼美、俄之後，第三個趨於成熟的衛星導航系統。第一代北斗衛星於 2000 年發射，共計有三顆，第二代衛星從 2005 年發射，預計至 2006 年底組成一個集 4 顆同步衛星，12 顆中軌衛星與 9 顆高軌衛星的網絡。至於歐盟於 2003 年啟動衛星計畫，預計投資 39 億歐元，研發「伽利略」(Galileo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目標由 27 顆運行衛星組成，計畫在 2010 年完成。

太空衛星科技研發，對於全球資訊、經濟、氣象、環境發展影響甚鉅；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掌握太空衛星的尖端技術，則能主導全球戰略的控制地位。這將成為未來全球太空爭霸的主要因素。未來世界主要國家的太空衛星研發技術，至 2020 年預測其發展的能力如下表：¹¹

¹¹ 參見俄國學者，格·謝·霍金的預測觀點，並做部分修正。見所著《蘇美宇宙大對

種類 國別	太空衛星研發						
	運載 火箭	通訊 衛星	導航 衛星	氣象 衛星	偵察與 測繪 衛星	早期預 警衛星	反衛星 武器
美國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俄國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中共	自	自	外	外	自	研	研
英國	自	自	研	研	自	研	無
法國	自	自	研	自	自	研	自
德國	外	自	研	外	外	外	無
義大利	自	自	外	外	外	外	無
日本	自	自	外	自	自	研	無

資料說明：

自：指已自行研發之本國技術。外：從國外購買或進口的技術。研：正在從事研發。

三、太空政策與戰略發展

冷戰時代美蘇兩強爲了強化軍備競賽，改變「核子恐怖平衡」的局面，因此研發新的戰略設計，意圖透過太空戰略武器的研發，達到太空爭霸的目的。美國總統雷根於 1985 年 1 月 3 日，正式公布《總統戰略性防禦性倡議》，亦即是「SDI」(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星戰計畫的正式構想出爐。此一計畫主要是研發與部署「定向能武器」(DEW, Directed Energy Weapon)與動能武器(KEW, Kinetic Energy Weapon)爲主的反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之國家安全計畫。¹²

抗》，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242-243。

¹² Loring Wirbel, *Star Wars :U.S. tools of Space Supremacy*,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p.52-58

SDI的戰略目標有三項，第一、以非核子武器嚇阻核子武器。第二、不依賴我方攻擊力去防衛對方的攻擊飛彈，而改變成依賴防衛力。第三，經由推動太空科技、帶動太空經濟發展，喚起美國的開拓精神，促進國家團結。¹³由於SDI以發展「高邊疆」(High Frontier)戰略為主，於是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太空戰略發展時代的來臨。

SDI 星戰計畫的實施，不僅將豎起一把太空利劍，更將使得美國建立一塊太空盾牌，成為太空戰略的主要先行者。其對於冷戰時期「核子嚇阻」戰略，與「相互保證毀滅戰略」(MAD)的實行，將完全被顛覆與改變。由於1990年代冷戰結束，蘇聯勢力的瓦解，促使美國對SDI計畫暫緩開發。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由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猖獗，美國深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落入支持恐怖主義的「流氓國家」手中，因此提出新版的「飛彈防禦計畫」，在既有的研發基礎上，發展新的太空戰略與控制力量。

近年來美國擴展太空軍事力量不遺餘力，2005年5月美國空軍提出一份「全球打擊」的新太空戰略計畫，主要內容強調：¹⁴

第一、突破五○年代艾森豪總統所提出的「太空自由原則」：亦即由國防部所轄國家偵察局實施「太空控制計畫」，一方面使用反衛星系統在太空中破壞他國衛星，另一方面，使用監視偵察對抗系統，阻止他國在太空中使用先進的情報蒐集技術。

第二、突破太空武器的防禦性限制：小布希總統上台後不僅積極推動飛彈防禦系統建設，更提出依靠太空武器系統，建立遠程精確打擊能力；進一步更主張實施具進攻性的太空政策，不排除對他國衛星進行整體摧毀。

第三、突破本土防禦限制：由於星戰計畫目的重在美國本土防禦，但新的太空戰略則將太空視為爭奪領域，並將保護美國太空資產的安全列為重要目

¹³ 日本讀賣新聞社編，孫杰譯，《SDI和戰略武器》，台南：信宏出版社，1998年，頁13。

¹⁴ 參閱《美國企圖統一太空近地軌道，俄羅斯要以武力相拒》，《國際線上》，2005、05、28，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5/05/28/1405@562389.htm>

標。

鑒於美國太空軍事化的強化作為，亦引發俄羅斯太空軍事計畫的積極性發展，2004年3月俄羅斯國防部宣佈建立具有空軍、海軍、航太兵與防空兵力共同參與的國家太空防禦系統。目的在加緊打造集中空中與太空作戰一體化的防禦系統，以應付未來大規模的太空戰爭。

2006年10月6日，美國布希總統簽署的「國家太空政策」(U.S. National Space Policy)，其主要太空戰略目的：未來可能修改美國在太空活動的限武協定；美國將完全拒絕任何「對美國利益懷有敵意者」，美國有權拒絕其進入太空。由於此一新的太空政策，可能目的在測試與部署太空武器，甚至美國政府拒絕就太空政策進行談判，必將加深國際間的疑慮。有學者認為美國新太空政策等於打開太空大門，接納太空戰爭戰略，而且做法非常片面。¹⁵顯然目前太空軍事化的發展，以及爭取控制太空權，將是贏得未來資訊化戰爭勝利的前提條件。此一太空「高邊疆」發展的戰略形勢，必將引起未來全球戰略研究者的極大關注，也將刺激全球戰略研究之高度意義與深遠影響。

參、全球戰略研究的深度分析

後冷戰時代的全球軍事與安全關係模式已產生巨大的變化，全球安全與軍事秩序正經歷一個「結構分化」(structural bifurcation)的過程，亦即分化為兩大分離體系，各體系中有其不同的國際行為標準與規則。¹⁶在先進工業國家之間，逐漸廢棄戰爭工具，而以國際機制解決國際衝突。而在發展中的外圍國家，受到軍國主義與國家擴張盛行之影響，則處於政治不穩定之中，沒有一個理性的國家政策工具能有效制止戰爭。¹⁷

¹⁵ 參見《U.S. National Space Policy》，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ct. 10,2006
Marc Kaufman,“Bush Set Defense As Space Priority,”*Washington post com.* Oct. 18,2006

¹⁶ David Held ,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101.

¹⁷ Ibid.

研究全球化的英國著名學者赫德 (David Held) 特別指出當前全球化下的國際安全有下列四項特徵，特別值得關注¹⁸：

- 第一、全球許多地區正發生著一種向合作防禦與多邊安全協議變遷的趨勢。
- 第二、世界各國的金融、貿易與經濟日益緊密聯繫，但全球邊遠地區的許多國家潛在的脆弱性日益擴大為危機。
- 第三、國家安全的威脅度變得更加分歧，且不在具有單存的軍事性特徵。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構成全球各國的潛在威脅。
- 第四、在全球國家體系中，所有國家的軍事安全都受到系統因素的重要影響。大國之間形成的權力結構及其行動，仍然對其彼此的與各國的軍事態勢發揮主導性的影響力量。

上述四點國際安全特徵的描述，證明全球戰略的研究必須深入思考當前全球發展呈現出的深刻矛盾現象，這些複雜且對立的問題，形成全球危機的關鍵性焦點，值得進一步分析。

一、「整合與分化」的全球性矛盾

當前世界受全球化觀念的影響，政經、社會、文化、科技與軍事全球化現象日漸形成中，但是此並未意謂著全球已成為一個統一與同質化的全球體系；相反地，世界各地「在地化」(localization)、「本土化」(nativism)、「分殊化」(differentiation) 現象仍具有重要影響性，例如：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地域主義、國家主義與普世主義觀點各異，形成今日全球秩序變動與分化的現實景觀。美國學者羅斯諾 (James N. Rosenau) 即指出：全球發展正處於一種由分裂 (Fragmentation) 與整合 (Integration) 兩種力量——既矛盾且統一的趨勢。換言之，即是一種「分合」「Fragmengration」共存現象。

在全球「整合」力量的主導之下，吾人看到經濟全球化的重大影響力，例如歐盟的整合經驗與合作實踐即是最佳證明，其他地區諸如東協區域整合的突破與發展，中南美洲區域整合的努力過程，皆說明世界秩序在相互依存、合作互利觀念引導下，將朝向理性化 (利益極大化) 方向發展之趨勢。不過，吾人

¹⁸ David Held, (et al.), Op.cit., pp.101-103

也看到

冷戰後世界各地興起的種族分化、民族獨立等區域衝突與恐怖主義破壞活動，這些衝突背後因素即是一種集體認同的心理狀態所形成，導致世界各地充斥著「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 與「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 的現象。其中民族、文化、宗教因素影響力量最大，尤其是各民族與宗教中之「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其主張的激進、狂熱與暴力行爲，不惜犧牲生命的流血鬥爭方式，形成當前國際衝突與世界危機的主要導火線。

觀察目前西方世界與伊斯蘭宗教激進派之間的文化(宗教)衝突，已形成目前全球安全的核心議題，倘若西方世界未能深入瞭解伊斯蘭宗教世界的仇恨原因，而只是一味地採取軍事報復的戰爭方式，亦即只用「以力服人」的方法對待，而未能採取「以德服人」的柔性方法處理，全球仍將陷入暴力的循環危機之中。

二、「合作與對抗」的雙重性發展

全球化時代引起國際安全改變的重大因素，主要是世界各國之間「利益」關係的大幅變動。由於國家利益決定安全發展，因此國家之間若是處於零和競賽狀態下，必然是一種相互對立與對抗的型態。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作為主要的行爲體之一，在國際關係互動中，因為全球化「戰略緊身衣」的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應是非零和的性質，亦即是一種相互合作的型態。當然全球化並沒有消除對立與對抗，但是在相互依存、彼此最高利益的考量之下，利益關係將日益複雜化——對立的利益導向衝突，共同利益導向合作，亦即利益決定國家安全行爲之驅動力量，結果形成一種「合作兼對抗」之雙重性的發展特質。

吾人觀察當前世界主要大國關係，不論是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美歐關係、美俄關係，或是各區域之間的集體力量關係，皆出現彼此既有利益與共同存在差異對立之現象。就以兩岸關係分析，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在經濟上必須合作互補，但是在政治、軍事上則又採取對抗之型態，即是以合作對合作，以鬥爭對鬥爭方式對待之，這必將導致安全困境與僵局的發生。是以，如何化解安全雙重性的矛盾，善於在國家利益的合作與對立之間，採取既平衡又穩定的第三

條路，亦即「求同存異」的極大利益考量，以尋求國家生存發展與安全之最高目的，則是全球戰略研究者必須深入思考的重點。

三、「普遍與相對」的爭議性思考

在今日全球化時代中，一種新的全球性爭議焦點出現：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普遍性與必然性的方向，或是全球化只是一種世界強權帝國主義、霸權式的支配性理論。前者肯定全球化就是一種全球主義（Globalism）發展的過程。其主張經濟全球化的形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普遍發展，已成為人類不可逆向的新階段，市場效能決定社會型態，消費文化的全球擴散，縮小了文化之間的差距，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與擴展，使得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產生戰爭，跨國經濟的全球活動導致民族國家權力衰弱，甚至終將消失。全球主義觀點即是將世界看成單一的整體共同意識，阿爾布勞（M. Albrow）即指出，「全球主義將世界人類的現實生活作為關注對象的價值觀，每一個人都以作為世界公民而生活，人們皆以共同利益採取共同行動，試圖解決全球問題。」²⁰然而當今全球主義在政經發展上顯然有兩種不同的型態：一種是「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重視跨國公司組織的利益，另一種則是「人道主義的全球主義」，其主張全球人類共同協調合作，整體考量人類的共同命運。不過，由於兩者皆以「自由、人權」為核心，欲建立全球普遍性價值，此一看法仍然過於獨斷與主觀，而不利於多元文化的現存狀況，而且易成為某些霸權利益集團運用的工具，反而成為世界和諧發展的阻力。

當今反全球化人士則認為全球化是一種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主張；此一看法採取馬克思理論「新左派」的觀點，認為當今世界仍受到西方強權帝國主義的支配，不論是政治上的國際霸權主義，經濟上的市場基要主義，或是資訊上的文化殖民主義，皆已成為一種新的全球性宰制與壓迫力量。此派學者視今日全球三大經濟組織：WTO、IMF 與 World Bank 乃是西方國家操控之邪惡的三位一體，WTO 是市場帝國主義，IMF 與 World Bank 則是金融

²⁰ M. Albrow and E. King (eds.),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0), pp.3-13.

帝國主義，三者結合構成西方經濟對外擴張與侵略的主要力量；進一步更認為「聯合國」已成為強權國家政治外交帝國主義的戰場，國際社會已淪為大國競爭與權力角逐的競技場。

由於全球主義或言世界主義的發展方向，帶有普遍與一致性的規範價值取向，必然產生負面危險性。義大利學者蘇洛（Danilo Zolo）指出：世界主義的危險即在於其深信「單一中心的層級制度的權力結構」，長期下來會抑制體系的平衡發展，進而導致全球體系功能上更嚴重的緊張與衝突。²¹例如：聯合國具備全球政治上的權威，其以軍事力量（特定工業國家的支持）致力人道主義干涉，然而此種道德與帝國主義力量的結合，加上偏好使用武力干涉，增加了全球戰爭的可能性。全球主義一元化的發展不利於全球多元化的對話與討論；今日的世界仍存在著各種不同文化與特殊性，倘若現代世界主義帶有「道德帝國主義」的成分，並以「人類道德規範的一致性」作為干涉藉口，必將形成全球更多的紛爭與危機。此一爭議性焦點，當可作為全球戰略研究時深入反思之重點。

四、戰略／安全研究的新途徑

傳統國際安全研究的重點以軍事安全為主，主要研究關心的範圍以軍備控制、裁軍限武、核武威懾與有限戰爭四項課題為重；然而隨著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石油危機的影響，國際安全與經濟議題相互依存緊密結合，因此有關經濟理論中的理性選擇、博奕競賽、危機控管與經濟安全等內容，均形成國際安全研究的重點。冷戰結束後，國際安全更形成「綜合化」研究趨勢，亦即一種「多層面」（multi-dimensionality）的國際安全研究框架出現。²²其主要特點乃是結合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形成一種多層次的「綜合性」研究。在這之中，尤其是經濟安全受到經濟全球化現象的影響，且在相互依存原則思考下，國家經濟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亦成為重要研

²¹ 蘇洛（Danilo Zolo）著，〈和平之主：從神聖同盟到新國際刑事法庭〉，出自：侯登（Barry Holden）著，何哲欣譯，《全球民主》，台北：韋伯文化公司，2006年9月，頁75。

²² David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1, 1997.

究內容。

冷戰後的戰略／安全研究，主要受到兩種新研究途徑之影響，一是超越戰略：批判性安全研究途徑，另一種是建構戰略：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途徑。茲簡述內容如下，提供全球戰略研究者參考。

第一、超越戰略：批判性安全研究途徑

此一學派採取批判性理論的觀點，對傳統安全研究以國家為中心的本體論，以及科學實証主義的知識論，均加以反對。其質疑傳統安全研究的國家安全觀，而強調以「人類」(human)安全為關注的焦點，其以為「個體的人」才是最終參照目標，亦即安全研究必須包括人的社會關係與所有集體人類。今日世界秩序的不安全原因必須以人的自我意識不斷反思，強調人類安全的重要性。此派重要學者布斯(Ken Booth)主張安全就是解放，只有從人類的限制中加以解放，才能產生真正的安全。²³

布斯反對當前政治現實主義的安全研究觀點，其認為政治現實主義在當前戰略／安全研究中無法充分解釋全球現實，主要理由摘要如下²⁴：

1. 現實主義是不現實的；
2. 現實主義是錯誤的名稱；
3. 現實主義是一種靜態的理論；
4. 現實主義的方法學是天真且不複雜的；
5. 現實主義在實踐嘗試中是失敗的；
6. 現實主義的假設是退步的；
7. 現實主義的議題是狹窄的；
8. 現實主義倫理學對人類利益懷有敵意；
9. 現實主義是知識性的的僵化不變。

相反地、批判性安全研究途徑的主張，則是符合世界發展現況的，其理論

²³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4, (Oct. 1991), p.319.

²⁴ Ken Booth,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p.5-8.

重點如下²⁵：

1. 批判理論在分析上是更多自我意識與複雜的，且在解釋現象上，則承諾更多現實。
2. 批判理論即是自我反思的真理，而且具有彈性的與開放性的改變。
3. 批判理論不是錯誤的稱謂，其不允諾交還做不到的客觀化與現實，而是從批判角度立場，帶有解放旨趣地尋求揭發當代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問題。
4. 批判理論採取非靜態的旨趣，藉以脫離特權的指示物之限制，並解救最初人類存在與自然本性。
5. 批判研究途徑承諾在一個難以處理的年代，人們彼此增加生活支援，這是倫理上的進步。
6. 批判理論的政治目標就是解放，解放是從結構的與偶然的人類錯誤中，表達個人與群體進步的自由。
7. 批判研究途徑有較廣泛的議題，且在多元世界政治中具有主客合一的綜合性的概念。
8. 批判理論不能保證能符合其建議者期望之實踐，但在這首次全球年代中，能提供理論與實務關係中的良好理解。
9. 在一個永恆的現代，批判理論代替政治現實主義的命運論與信仰，其承認變遷、歷史的開放，與人類經驗未完成的本性。

第二、建構戰略：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途徑

哥本哈根學派的戰略／安全研究內涵，仍然是反對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布贊（Barry Buzan）與維佛（Ole Waever）指出：在全球尺度下，用一種單一的解釋模型瞭解國際安全的複雜性，這是不可能的；換言之，並沒有萬能鑰匙（Master Key）可以充分解釋當前的秩序。²⁶他們主張用社會（Society）取代

²⁵ Ibid., pp.11-12.

²⁶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6.

國家，作為安全的參照目標，由於國家面臨的危險不只有軍事威脅，因此只關心國家的軍事安全，無法充分說明全球現象。人類社會的集體安全應包括軍事、政治、經濟、環境與整體社會五大部分，綜合成爲一個安全體系。

布贊並提出「安全複合體」理論 (Security Complex Theory)，強調在一個區域中有多樣的次集團、組織、共同體或是國家，他們基於安全相互依存的模式，而緊密結合在一起；換言之，一種安全複合體形成的動力與結構，是由複合體內單元間的安全認知之彼此互動而產生。複合體的基本架構具備三要素：單元安排及其之間的差異，友善的和敵對模式，主要單元中的權力分配。²⁷ 透過安全複合體的理論建構，則可作為區域合作解決衝突，以求建構安全機制的可能。

除了前述「社會安全」、「複合安全理論」外，哥本哈根學派提出另一核心概念則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 與「非安全法」(desecuritization) 的議題。「安全化」意謂著將公共事務透過語言論述予以安全化，則政治領導人可以實現對其控制，因此，國家將某種發展變化稱爲安全問題，則可獲得特殊權利，而採取對抗其所認定之威脅。由於安全化研究不應擴大其安全外延，因此安全研究應朝向「非安全化」方向加以分析。換言之，不要將所有新問題皆視爲安全問題，縮小安全範圍減少威脅，則可達成和平之境。

以上所述建構主義的戰略安全研究，皆是利用「社會建構」的研究途徑，俾能瞭解當前國際安全的新視野。今日全球戰略安全議題非常複雜，無法以傳統國家中心論與軍事取向的途徑來看待世界，倘若用一個靜態的、限制的本體論與客觀主義的知識論途徑予以分析，則欠缺敏銳性與彈性。²⁸ 瞭解全球戰略研究的複雜性及其深度特質將是戰略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²⁷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1998), pp.1-20.

²⁸ Michael Sheeh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 Analytical Secur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2005), p.173.

肆、全球戰略研究的廣度分析

當今世界政治發展或國際關係現象，必須利用當前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途徑加以分析，這是全球戰略研究者必須具備的視野。一般而言，主要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三種不同理論途徑及其戰略類型探討起。茲分述重點如下：

一、現實主義觀點：

此一觀點強調研究國際關係應將「國家利益」置於核心地位，並重視客觀現實的分析，因此主張國家制定政策時，必須將「權力」放在第一位，並強調維持國家安全、加強軍事策略、重視國力強弱，以及外交政策手腕，以求達成國家之最高利益。由於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乃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並以國家為核心的權力政治角逐戰場，因此強化國家權力與利益應為優先考量。不過一國權力的變化會引起他國的反應，並會形成安全困境，導致「霍布斯主義的恐懼」(Hobbesian fear)，是以現實主義重視國際體系中「權力均衡」的重要性。

現實主義觀點又可區分為三項：

1. 傳統現實主義：主要從人性的角度，分析國家利益，重視國家權力的維護，只有在「權力平衡」、「權力集中」情形下，國家生存利益可以確保。
2.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雖然權力重要，但只是一種手段，國家應從國際結構層次入手，採取多元觀點與權力擴散(diffusion of power)視野，分析國家安全問題。此觀點強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之間採取之策略有：a. 防禦性戰略，b. 攻擊性戰略兩種不同的做法，以求達成國家安全。
3. 新現實主義：國家一切行為均為追求政治和經濟力量，基於國家間「相互依存」關係，彼此必須相互合作，以達到權力均衡；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的重要性增加，各國經濟關係日益緊密，必須積極建立經濟合作秩序，始能維護國際經濟穩定與國際體系的和諧發展。

吾人整理冷戰前後的現實主義的實力戰略類型，可以區分為下列四大戰略：

1. 均勢戰略：均勢 (balance of power) 指得是在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試圖保持力量平衡，以防止他國占據優勢地位。
2. 霸權戰略：霸權戰略(dominion)指得是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希望成為體系中的霸主，目標是統治世界。
3. 圍堵戰略：圍堵(containment)戰略，指得是利用集體國家力量，遏制任何侵略國家或霸權國家，目標是對一個特定國家形成包圍。
4. 孤立主義戰略：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戰略，指得是國家避免介入他國的事務，而從多數戰爭中擺脫出來，使其行動不受約束。

二、自由主義觀點：

自由主義強調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重要性，並以「多元中心論」為主。由於自由主義繼承理想主義的國際合作與世界政府的理想目標，主張理性的透過各種組織，透過人們的合作與努力，以求達成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八零年代新自由主義談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並強調代價與成本關係，進一步更主張從硬權力到軟權力的發展。換言之，強調以國際建制，來達成世界和諧。亦即解決國際社會問題，不是靠單一國家，還要靠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努力解決。雖然國際規範與制度構成制約國際體系的主要因素，但是常因制度的脆弱性遇到挑戰，不過各行為體基於自利的選擇，最終願意接受國際制度的規範，共同追求國際體系的和平與秩序。

茲整理冷戰前後的自由主義的合作戰略類型，可以區分為下列三大戰略：

1. 集體安全戰略：國家之間為實現自身的安全，利用多邊制度安排建立集體力量，以嚇阻或防止可能出現的侵略。
2. 合作安全戰略：主要是在區域之內，各國建立一種在相互保證基礎上的合作關係，目的在防止侵略與戰爭。
3. 安全共同體戰略：此一戰略是安全合作的最高階段，各國組成共同體彼此之間擁有共同的制度、共同的價值，且具有緊密的凝聚力量。

三、建構主義觀點：

建構主義重視國際體系中，文化(共同的知識、期望、觀念等)對國家的影響，並強調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的重要性。建構主義乃是一種新的分析性的理論，今日世界不論在民族、宗教、社會與文化等不同觀念下，此一世界必然建構成不同類型。

建構主義主要來自於社會學的概念，在社會學理論中，通常將「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理解為行動者(個人和集體)，在互動過程中建構而成的產物。社會實在基於人們的自我建構，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文化與生活方式，其一方面透過學習與社會化的過程，構成主觀化的世界；另一方面對於外在環境的理解，形成客觀世界的存在。當代國際關係學者吸取其理論觀點，並把這一理論運用到國際關係領域，他們把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或國際體系看成是社會實在的一種形式，從而形成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理論。由美國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的觀點分析，認為建構主義有三項重點必須掌握：²⁹

1. 國家是國際關係分析的主要單元或國際社會的行為者；
2. 在國際體系的結構中，最重要的是「共享觀念」(shared ideas)，即觀念的分配，而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
3. 國家的利益和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共享觀念的結構建構而成的，這種共享觀念的結構影響了國家行為。

是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者基本上同意以下兩項原則：第一、人類關係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第二、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由這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因此建構主義主張：國際社會規範決定行為體的認同，認同重新定義行為體的利益，進而也影響(制約)行為體的行為。

吾人整理冷戰後的建構主義的建構戰略類型，可以區分為下列三大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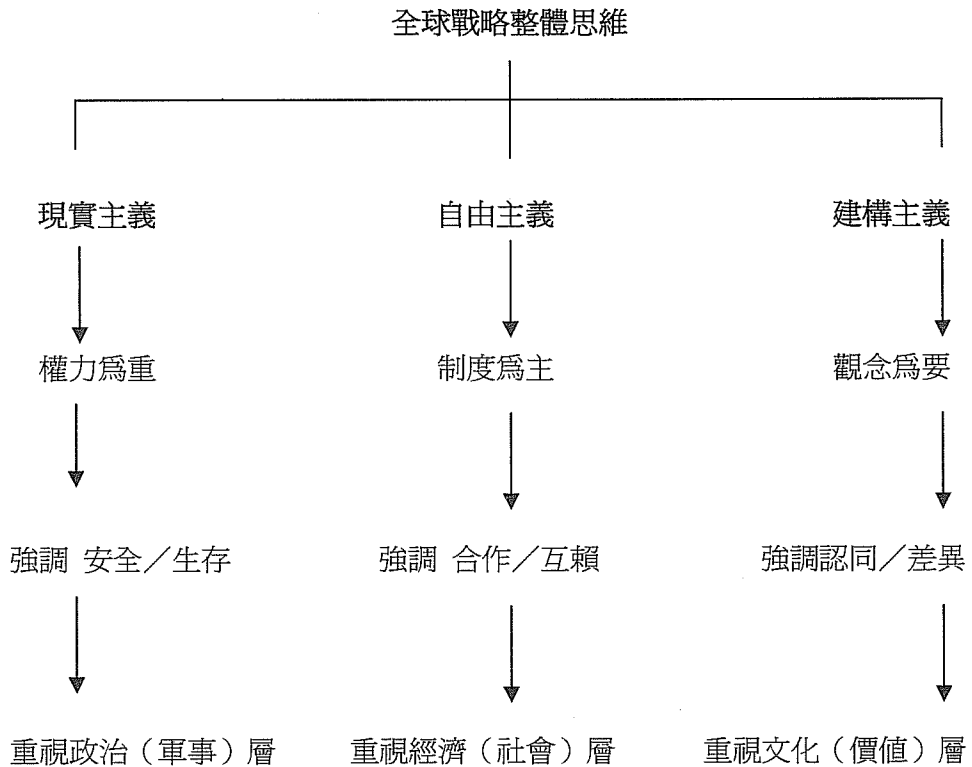
1. 民主和平戰略：主張民主國家之間因為有共同的民主價值，各國之間相互

²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9-243.

尊重，具有合作與妥協的共同特點，因此不會（較少）相互戰爭。是以，透過建構自由民主價值的普遍化，可以促進世界和平，這是一種屬於正面建構的長期戰略構想。

2. 全球治理戰略：此一戰略強調由國家間組成的國際社會，為全球共同關心之議題，彼此協調參與解決，這是一種「沒有政府」的治理模式，是為人類共同體之信念與利益，志願性的參與協調治理。這是一種屬於制度性正面建構的戰略設計。
3. 文明衝突戰略：主要強調冷戰後，世界政治衝突主要是不同文化的國家與集團之間的對抗。世界各主要文明（文化）有其宗教基本信仰與價值認同，由於彼此文化差異，無法溝通、認同與融合，導致文明之間的衝撞與戰爭。文明衝突論是一種屬於負面建構的戰略意圖。

透過上述三種理論研究途徑的描述，吾人將提出整合研究方法，利用三項理論觀點的不同重點，共同尋求解釋全球政治情勢與戰略發展，以求全面性的深入理解世界全貌。茲繪圖如下：



圖三：全球戰略整體思維模式

吾人欲理解當前全球化下的全球戰略格局與情勢，必須透過三種理論的共同觀點予以描述與詮釋，始能有一完整的認識。茲就 911 事件之後當前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與反恐作為，從上述整合性視角考察分析之。

(一)就現實主義角度觀察：當代恐怖組織實施「超限戰」或「不對稱戰」，致使全球政治中強國與弱國的戰略思維因應改變。美國為求有效打擊恐怖組織，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性戰略，對於支持恐怖主義團體之國家，不惜以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行動，發動對阿富汗、伊拉克的報復戰爭。今日美國仍以其超強的政經影響力，先進的科技軍事力量成為世界霸權；是以，從權力政治或是安全威脅加以考量，現實主義思維符合當前世界演變的解釋與分析。

(二)就自由主義角度觀察：國際恐怖主義團體的跨國、跨區域的攻擊，形成對全球安全的威脅，因此美國號召籌組「反恐聯盟」，透過國際合作共同推動反

恐議程。在聯合國內，美國倡導制定反恐國際公約，並對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進行制裁，這種以反恐合作方式，達成制度性的反恐作為，皆是自由制度主義的主張重點。另外國際恐怖主義對全球經濟的破壞影響甚大，尤其中東地區的戰爭，導致全球石油能源價格上漲，影響全球經濟民生至劇，因此「經貿—安全」議題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心與重視。

（三）就建構主義角度觀察：當前國際恐怖主義主要發生於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世界，此一地區有其傳統的宗教、民族、文化的影響力，對於西方國家近代殖民統治，及爭奪政經利益深感不滿，早已埋下反西方的仇恨種子。伊斯蘭激進主義有其自我一套觀念、信仰、價值與期待，他們的宗教與文化認同，目的要建立不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伊斯蘭國家，這種建立在「宗教認同」觀念上的思維，決定了他們的利益，更決定了他們的行為。反之，西方國家亦有其傳統信仰、觀念、價值與期望，當雙方無法溝通、對話與相互瞭解時，則所謂「文明（文化）衝突」就會產生。因此，瞭解國際恐怖主義團體或是西方國家的價值規範與文化信仰，當能對恐怖主義活動，有正確的思考與因應解決的方案。

綜合前面三點分析，可知想要理解當前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戰略發展，必須整合上述三項理論研究途徑，以全球整體性的視角觀察分析之，當能深入與廣泛地瞭解全球戰略的廣度。

伍、結論

當今世界的全球不安全感日益加深。在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已開發的先進工業化國家，不安全感主要反映在對政治制度的效力感到焦慮不安，對任何制度，無法付出在社會的和生態環境的高昂代價下，提供「美好生活」感到失望。而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與第四世界低度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安全感主要來自貧窮與歧視，他們每天都要為生存而奮鬥。³⁰這兩者的不安全感，業已形成明顯的對比與反差，構成我們生存環境的極大諷刺。在今日所謂「全

³⁰格托夫(M. Gurtov)著，賈宗誼譯，《人類關注的全球政治》，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3年9月，頁2。

球化時代」中，全球化發展與反全球化運動的同時發生，顯然說明這個時代是充滿混亂與弔詭的特性。

事實上，當今全球充滿著衝突混亂與安全威脅，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所著《抉擇：全球宰制或全球領導》乙書中，明白指出今日世界正面臨著八大威脅：³¹

- 第一、恐怖主義集團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NBC weapons)將造成類似聖經啓示錄所言的世界末日場景。
- 第二、重要的大規模毀滅性的戰略性戰爭，未來將在大國之間：美俄、美中、或是中俄之間爆發。
- 第三、零碎式的種族戰爭，特別是在印尼或是印度這類多種族國家之內將爆發。
- 第四、使用殺傷性極強之武器進行地區性戰爭，例如在印巴、或是以色列與伊朗之間將爆發。
- 第五、受壓迫者反對現存的及存在種族支配的各種「民族解放運動」，例如：拉丁美洲的印第安農民，俄羅斯的車臣，以及巴勒斯坦對抗以色列等。
- 第六、弱小國家發動突襲，其成功地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掌握向鄰國或秘密地向美國投放的方法。
- 第七、地下組織對特別仇恨的目標，實施殺傷力不斷增加的恐怖攻擊。這種攻擊將不斷重現 911 事件，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攻擊。
- 第八、由國家、恐怖組織、甚至無政府主義之個人，對先進社會正在運作中的基礎設施，發動匿名性癱瘓式網絡之攻擊，目的使其陷入混亂之中。

準此而言，上述全球混亂衝突與戰爭威脅，隨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研發與擴散，透過垂直擴散(vertical proliferation)：提昇武器的質與量，或是水平擴

³¹ Zbigniew Brzezinski, ,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n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p.12-13.

散(horizontal proliferation)：指得是部份國家透過自行研發、技術轉移或購買方式而擁有核生化武器；這將造成全球安全問題的日益緊張與危機加重。

處於此一紛紜擾攘的世局之中，在全球化時代戰略緊身衣的思考之下，吾人面對全球戰略的研究課題，自當認真思考全球戰略的高度－高科技與高邊疆（太空）戰略的發展，深度－全球混亂所形成的矛盾性與全球戰略／安全研究的新視野，廣度－全球戰略研究觀點的整合性詮釋與分析。藉由全球戰略研究的高度、深度與廣度之分析，真正深入理解我們生活的地球與宇宙現況，希望為世界和平與人類安全提供一條完整的戰略研究思考模式。

